春秋集傳

春秋卷第九　　　張洽集傳

僖公

[illegible]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illegible]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胡氏傳王人下士也內臣[illegible]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illegible]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illegible]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會者止[illegible]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illegible]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穀梁傳兵車之會也○纂例啖子曰王人與盟非禮也○杜氏洮曹地

鄭伯乞盟

左氏傳鄭伯乞盟請服也孔氏疏云鄭伯使子華聽命公猶未服齊桓拒子華之請今始服從桓公以其新服嘗未與之會故不得序而乞盟彼既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別與之盟也○胡氏傳乞者卑讓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端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謹也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彊大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與故當齊桓之隆同盟者安介立者殆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胡氏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此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祀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陸氏纂例此譏禘又譏致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

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大廟立以為夫人非正也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故曰非正也○孫氏曰夫人成風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也○劉氏意林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

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至乎無父無君何以言之耶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妃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天子命之者也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者王法之所禁也而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也故召伯來會葬榮叔來含皆以王之無天爲譏也○胡氏傳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

而嫡妻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

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何氏曰惠王也○師氏曰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説卒公穀御作禦

左氏傳春宋桓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傳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杜氏注葵丘宋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

公陳留外黃縣有葵丘○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范氏曰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者○胡氏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廣也○程氏傳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胡氏曰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劉氏傳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正也不能三年者其以凶礼行則稱子其以嘉礼行則

稱爵以嘉礼行者非也以凶禮行者亦非也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也○纖旨趙氏曰在喪而出或稱子或稱爵志惡之深淺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穀梁曰内女也○公羊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礼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穀梁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程氏傳諸侯盟見宰不預 陸氏微旨曰淳聞於師曰盟稱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理○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葵丘善是盟也曷為善之桓公之五命

以是爲盡棄矣諸侯咸諭乎桓之志盡東牲載書而不歃血也胡氏曰觀孟子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實信矣○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甲戌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甲戌左氏穀梁作甲子佹公穀作詭殺公羊作弑

左氏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冬、

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 孫氏曰奚齊未踰年之君也其言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奚齊庶孽其母嬖獻公殺世子申生以立之春秋不與故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以惡之也○胡氏傳人君者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大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

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大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爲人彘者○謝氏曰晉獻公以嬖寵殺申生立奚齊國人皆不欲立故里克殺之里克固有罪矣弑君之子又以罪獻公之惑於嬖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内惑女子外昵小人天下紀綱安得而不壞哉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趙氏曰凡内朝聘稱如以異外周之制朝聘也有數今春秋畢書之見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

狄滅温温子奔衛

左氏傳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杜氏注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地○余氏曰八年狄伐晉今又滅溫桓不能救也故溫子出奔不名以國小力弱不克有支故怨之而皋

齊侯

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

左氏傳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權衡曰去年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此亦據夏正十一月則周正月矣采獲兩書謬其前後耳杜氏云從赴非也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胡氏傳國人不君奚齊卓而曰里克弑其君卓

何也是里克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庭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責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責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

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克之謂矣劉氏意林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誅寵喜能不從孫林父之辭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无孽孽之變矣惡皆在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正其簒弑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爲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言矣其不食言

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言矣 胡氏傳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

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或曰息旣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劉氏傳荀息之智則未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荀息之義則盡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氏注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公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

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呂氏曰里克弑君殺之宜也然稱國以殺罪累上若何也晉惠公討不以其罪而恐其不利於己也故殺之爾春秋推見至隱於此可見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羊作雨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氏傳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

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蘇氏曰丕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旣殺里克丕鄭言於秦伯曰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胡氏傳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公與之俱會齊桓皆非禮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襄陵許氏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雩盛陰之極其反爲陽信賢君也不能禮佐齊桓徼其怠怨而更與之偵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

冬楚人伐黃

左氏傳黃人不歸楚貢恃齊故冬楚人伐黃○胡氏傳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

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襄陵許氏曰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則齊侯霸業怠矣是以楚人伐黃而不能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左氏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胡氏傳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旣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受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志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彊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率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彊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氏傳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爲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黄而救兵不至是忽于簡書其業隳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恤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于聖門者默識於言意

之表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襄陵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楚伐黄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一年傳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又十二年傳王以戎難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避淮夷遷之杞於緣陵○公羊傳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胡氏傳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

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卑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義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蓋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杜氏注緣陵杞邑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後同

公羊傳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使來請娶巳以為夫人下書歸是也礼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與鄫子相遇然後使來請己非所以遠別故畀鄫子使於季姬以賤之○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胡氏傳內女適人者明有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明矣及者內為志焉爾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瞀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與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

是之甚乎蓋魯人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非所以厚其别也故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杜氏注鄫國琅邪鄫縣今沂州承縣地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氏傳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朞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襲者黑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故得言崩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林屬於

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何氏注鹿山足也○杜氏注沙鹿晉地山名平陽元城縣有沙鹿土○劉氏傳沙鹿者何山也山則曷爲不曰山有號有名以名通者不待號可也然則胡爲不繫國山不可以繫國山曷爲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隕晉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余氏曰公十年如齊今再如之上不朝王而下數如疆齊

楚人伐徐

左氏傳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羊作率後或同

左氏傳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穀梁傳兵車

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杜氏注公孫敖慶
父之子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
別也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何氏注言次者刺
諸侯緩於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
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
凡內獨稱名氏詳內別尊卑○胡氏傳楚都于郢距徐
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
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
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恤矣

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攘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者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持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傳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

北有鸜鵒

八月螽公羊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何以致久也久暴師過三時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辨疑趙子曰晦者晦朔之晦耳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五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

證疏云杜氏以長曆推己卯九月三十日○公羊傳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杜氏注夷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程氏遺書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以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

之

冬宋人伐曹

左氏傳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夷狄之亂齊霸德方衰荒服窺伺至是而諸侯浸以貳也威靈之陵夷可不儆哉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氏傳徐恃救也又十六年夏傳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杜氏注婁林徐地）○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呂氏曰諸侯之救徐者亦無能爲也見齊桓亦無意於中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慶鄭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

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無報是以來也今又
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
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
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
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
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
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獲晉侯以歸
乃舍諸靈臺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十一
月晉侯歸○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

不言師敗績也○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爲志乎爲戰也云爾○胡氏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

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天下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弃君親而不顧者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羊作霣後同鷁穀梁作鶂

公羊傳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穀梁傳君子之於物

無所苟而已石鷁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高郵孫氏曰書是月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不書日者所不可知朔之也○程氏傳隕石于宋者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也必有氣驅之杜氏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杜氏注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劉氏意林曰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敗則告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謂告之有○胡氏傳宋人不當告春秋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

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氏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爲卿也季子忠賢在僖

公有翼戴之勳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劉氏傳大夫卒稱名季者字也其稱季友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季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柰何言是乃逐昭公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胡氏傳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

則必記其葬然而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共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絶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紀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畢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左氏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蘇氏曰淮夷病鄫故也○師氏曰淮夷嘗病杞而齊侯城緣陵以復杞今齊侯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耶左氏謂之東略而穀梁謂之兵車之會意皆在此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注臨淮郡左右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傳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楚與國

夏滅項

左氏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爲討而止公○杜氏注項國汝陰項縣○程氏傳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爲也故不諱○胡氏傳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鄆邿鄫皆言取若夫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爲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杜氏注卞魯地○左氏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陸氏纂例曰參譏之杜謬評曰夫以夫人而會齊侯雖曰齊之女非正也齊侯會之亦不

可公又不當使往故趙子謂參議之

九月公至自會

左氏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孫氏曰踰三時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惠公元）鄭姬生孝公（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人名巫即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作宋公會曹云云）

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穀梁傳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責之）○劉氏傳伐齊以納公子昭也伐齊以納公子昭則何以不曰納齊公子昭

于齊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有其名者享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納公子昭非正也意林曰宋襄有憂中国之心霸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率大衆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矜其力此其所以無成功也凡人之情以謂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自公孫枝而有此言是故莫勉於為正而皆勉於為不正此乃其所以失也秦穆宋襄既不遂霸而臧武仲又因以弃其身吾以此觀之順事恕施王事之始也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胡氏傳伐鄭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氏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泰山孫氏曰春秋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以宋主齊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甚矣○程氏傳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胡氏傳或曰齊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

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胡氏傳書狄救齊者許夷狄也許夷狄則罪中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襄陵許氏曰桓公攘服夷狄雖恃兵力亦以禮讓恩信能結其心觀狄之救楚之盟有以見公之遺烈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氏云八月無丁亥日

杜氏注十一月而葬亂故○胡氏傳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謹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衛邑狄師還○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齊桓死未逾年而衛人與諸侯伐之邢人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春秋書曰邢人狄人伐衛中國則夷狄矣而狄則人焉稱之曰人所以見中國之亂人理泯亡而夷狄爲人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傳宋人執滕宣公○胡氏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孫氏經社曰齊桓之盛獎大王室尊强中國置之安地雖江黃之遠猶能歛衽向盟而滕之微弱由幽盟之後凡三十七年有兵車衣裳之會而未嘗列其間至殁之後又不能曾事大國以取其執僅不亡滅春秋以爲滕之危弱甚矣故以名罪之宋人藉桓公之後非有大義求服諸侯反肆己之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以陵轢諸夏春秋以爲宋公之彊暴甚矣故以人退之夫以危弱不

可以保國非正也強暴不可以綏眾亦非正也春秋不
以不正治不正此其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胡氏傳滕既有罪宋何以稱人不得為霸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公公羊作宋人

劉氏傳曹南者何曹之南也曹人在焉其曰曹南何君不出而大夫行故曰曹南也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

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蘇氏曰鄫子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而會之於邾故書曰會盟于邾○蘇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然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何也諸侯之尊善惡可以專之非人之所得使也邾以諸侯而聽命於宋以行不義是以專罪邾也若宋公之罪則不待貶而見矣本杜氏說○高郵孫氏曰邾鄫甘䣕之國宜十八

年又戕鄫子于鄫邾鄫皆小國其相讎之迹不能悉見於經惟其無道之甚者記之爾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胡氏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著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

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與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横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宋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有公字）

左氏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杜氏注地於齊齊亦與盟○何氏注楚與此盟是後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胡氏傳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爲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爲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

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
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
彊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
齊脩霸業能制其彊故也桓公既没中國無霸鄭伯首
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陳蔡諸侯而以
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
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
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彊傷中
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

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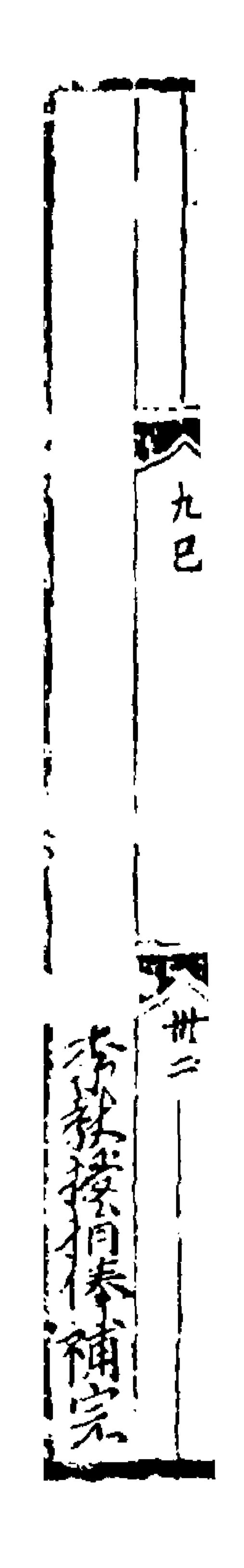
梁亡

左氏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前年傳曰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今年春遂城而居之○杜氏注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故爲秦所取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塹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氏注魚爛自內發○胡氏傳梁本侯国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晝考其国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

著湯也自穀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国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到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悪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穀梁傳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如書伐而滅亡則淫湎不足記著其自亡然後其悪明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悪正也正謂政教鄭棄其師悪其長也○微旨淳聞於師曰梁伯亟用其人自取滅亡其罪當矣秦人肆其殘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秉人之危其悪易見也

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
聖人所以明微也

春秋卷第九


九巴
卅二